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魏三十七

桓範

範字元則，沛國人，建安末入丞相府，文帝即王位，爲羽林左監，明帝時，歷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免，尋爲兗州刺史，轉冀州牧，不赴，正始中，拜大司農，坐曹爽誅，有世要論十二卷，集二卷。

兗州刺史謝表

喜于復見選擢，懼于不堪所職，悲于戀慕闕廷，三者交集，不知所裁。御覽二百五十五引桓氏家傳

薦管寧表

臣聞殷湯聘伊尹于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尙于渭水之濱，竊見東

完管寧、束修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于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態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于顏子、漏室蔽衣、踰于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于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爲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並三王之遐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優崇之禮、于大夫管寧、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興、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既加其大、不受其細、可垂之以玄纁、聘之殊禮矣、藝文類聚三十七、

正使寧病不能乘養不驊騶栖鳳拂范皷之史、北堂書鈔三十三、案此條多誤字、無從校正、

薦徐宣

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

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于周勃也、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御覽作頃）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魏志徐宣傳、長短經任長、御覽六百三十一、）

陳兵事

善行兵者、因敵爲資、故兵法從敵之意、千里殺將、如示其形、開其利路、潛設神策、使若嚮之應聲、此爲江中之魚、抑竊索必可禽、（北堂書鈔一百十三、一百十六、引桓範集、）

古人用兵者、已長擊短、然吳舍舟涉陸、此爲棄長用短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引桓範集、）

與管寧書

鑿坯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于是復顯、嚴

平鄭箕、未足論比、淸聲遠播、頑鄙慕仰、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晨風、藝文類聚三十七

世要論

謹案隋志法家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二十卷、亡、新唐志與隋同、舊唐志作代要論十卷、各書徵引、或稱政要論、或稱桓範新書、或稱桓範世論、或稱桓公世論、或稱桓子、或稱魏桓範、或稱桓範論、或稱桓範要集、互證之、知是一書、宋時不著錄、羣書治要載有政要論十四篇、據各書徵引、補改闕譌、定爲一卷、範字元則、三國志附曹爽傳注、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棄也、理訟臯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

聖治何爲君難邪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光照于晝夜風雨動潤于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于澤者天以爲負員首之民有不霑濡于惠者君以爲恥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于心思之于內布之于天下正身于廟堂之上而化應于千里之外雖黈纊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于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綵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風澤如時雨消潤汙之人移薄僞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樸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下蓋有

節關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衆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驥之乘、追風之四駟騑也、御騠騮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軸羣下、均養大小、審覈眞僞、攷察變態、在于幽冥窈妙之中、割毫析芒纖微之閒、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于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佀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本誤作姧依長短經臣行改、乎、臣有因賞以償償字依長短經加、恩、因罰以作本誤作佐依長短經改、威、可不慮之以姧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除字依長短經加、謀事託公、而實俠長短經作挾、俠與挾通、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諂、苟合以求進、本作薦依長短經改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主本作君依長短經改、

意吕求親悅主言吕取容，可不慮之吕佞乎。此九慮者，所吕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吕直乎。臣有樸騃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吕質乎。臣有犯難吕爲上，本誤作士，依長短經改。離謗吕爲國，可不恕之吕忠乎。臣有守正吕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長短經作欲，當誤。可不恕之吕公乎。臣有不曲，長短經作屈。己吕求合，不耦世吕取名，本作容，依長短經改。可不恕之吕貞乎。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吕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介本誤作分，依長短經改。立而見毀，可不恕之吕勁乎。此七恕者，所吕進善也。也字依長短經加。接下之理，本有也字，吕意刪。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羣書治要。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吕爲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敕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吕愚奉智，不易吕明事闇，爲難。唯

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之于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句有脫誤疑作當危難之時、）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疑當有誠欲二字、）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代之聖明、己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顯之觀哉、（當有是字、）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以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遺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否、匡弼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託于幽微、當行于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衆善自君發、爲

羣寮之表式，作萬官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為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計詭而為非善，事變而為惡，罪結于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疑作激直而言無所告訴）深者即時伏劒賜死，淺者以漸斥逐放棄。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乎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于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為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當有則字）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職，竭力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是以賢者或非其議，豫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貫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干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義偶同，（當有在字）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旆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于鄭，韓非受誅于秦，龐涓刖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脇，

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奧竈而已、若爲有脫誤、苟若此、患爲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依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佹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于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盎譖晁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爲難也、爲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自間、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避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于主、行之于身、志于忠上、濟事、發公無私、善否之間、在己與主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貴臣所裁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于魏、李牧見殺于趙、樂毅被讒于燕、章邯畏誅于秦、斯又外臣所以爲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

豈可得備論之哉、[羣書治要、治要連屬上篇、審觀之、別是一篇也、篇名當是治本、]

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三十三無強字、]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有脫文、]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奚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為弊乘、伯樂執轡、即為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為良民、遭桀紂則為凶頑、治使然也、故善

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群書治要

政務

凡吏之于君、民之于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為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應于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為政、以正己為先、教禁為次、若君正于上、則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則民不敢僻于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于上、則民有餘力于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當有設、民無爭訟、則政無為而治、教不言而行矣、群書治要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于外、情動于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聖賢之姿、鮮不衰敗、故脩身治國之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生遂、以文、以衍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閑情無欲者、上也、咈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于嶄巖之山、抵珠玉于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于是疏遠儀狄、純當作絕、上旨酒、此能閑情于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獜獵而忘歸、于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

夏姬、其豔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此能咈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閑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鄰國、恭王終謚為恭也、群書治要、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來來字依御覽六百三十六加、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古昔本作故古今依御覽改、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赦本誤作州依御覽改、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罪本作罰依御覽改、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怨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至于無刑、善殺至于無殺、此之謂矣、夫闇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

而行之不必也、不詐則罪不値、所罪不値、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群書治要。

兵要

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則羣、羣則智者爲之君長、君長立則兵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有道耳、故黃帝戰于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焉、御覽二百七十一。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于修政、

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得衆（本不重言得衆、依御覽二百七十一加、）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于內、則兵強于外也、（則字也字、並依御覽加、）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姦慝于未萌、折凶邪于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羣書治要、篇名缺、當是擇將、）

夫軍之安危、實在于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主不擇將、以

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而先索其勇、不取于威嚴而用之于輭緩、此所謂棄本而要其末也、

昔霸王之戰、策貴神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吳起臨陣、雖劍不持、項羽初學劍、後學兵略、此勇難獨用、況無勇乎、

太公誓師、後至斬、故云執桴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危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令、

今之擇將、宜參準往古之數、說于當時之法、得其壯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騏驥、不勞而致千里者也、

古之論將者、言長于計策、則課以將敵、言善于治軍、則攷以政事、勇于奮擊、則責以戰鬬、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已上五條並御覽二百七十三、

簡騎

夫騎者、軍之鋒銳也、臨敵則衝鋒陷堅、退則鶚下鷹擊、往必如電

發、去必加風過、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十七、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倘譎詐、務行苛尅、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廢禮下十九字依長短經適變加、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守法持術、此四字依長短經加、有可取焉、逮至漢興、有此五字依長短經加、甯成郅都之之字依長短經加、輩、放商韓之治、專己殺伐、殺伐二字依長短經加、殘暴爲能、順人主之意、希旨而行、要時趨利、敢行禍敗、此又商韓之罪人也、順人主下二十五字依長短經加、然其抑豪強、撫孤弱、豪字孤字依長短經加、清己禁姦、此四字依長短經加、背私立公、倘有可取焉、至于此二字本作其、依長短經改、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辨、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遂用不廢者、何也、爲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

用名者衆，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攷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賊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辦，悕望上官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有文所，降身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開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爲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羣書治要。

尊嫡

凡先祖爾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于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于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

妻賤而姪媵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羣書治要、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于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于事、害于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過于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舊按云生疑誤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謇謇傳曰謇謇本作愕愕依御覽四百五十七改者昌、直諫者也、然則咈人之耳、逆人之意、此二句御覽在抑人之欲下、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初學記十八有爭字、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于君、有天

壤之殊、無親戚之屬、已至賤于至貴、已至稀閒至親、何庸易邪、惡死亡而樂生存、恥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于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羣書治要）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鄰、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于壅也、壅則擅寵于身、威權獨于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而（本作面、以意改）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卒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于決壅、決壅之務、在于進下、進下之道、在于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

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于外也、所好惡見于外、則臣奚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寘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于帷幄之內、沈溺于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于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而不可得覩、高遂專權欺罔、（罔本作冈以意改）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羣書治要）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或之導（舊校云疑有誤字）實有勳績、惠利加

于百姓遺愛留于民庶宜請于國當錄于史官載于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羣書治要

銘誄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㠯賂至官㠯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㠯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莅無淸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踵稱㠯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㠯爲榮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㠯爵祿榮死㠯誄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效豈不誤哉羣書治要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俶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譽于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尙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羣書治要、

已下篇名皆缺

夫賞賜者、以悅下使衆、北堂書鈔十九、

學者、人之脂粉也、北堂書鈔八十三、

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文選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注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文選辨命論注

貴公者易、雖一賢少毅、執難者眾、雖九舜猶亂。初學記九

夫賢愚之異、使若葵之與莧、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類是而非是、類賢而非賢。長短經知人

夫帝王之君、歷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賢、惡亡國之失士。然猶授任凶愚、破亡相屬、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長短經知人

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眾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爲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長短經政體

有君好臥、則刺其掌。御覽三百七十、又六百十一、作有讀書倦而刺其掌。案荀子勸學篇、有子惡臥而卒其掌、可謂能自忍矣。

水則有波、鈞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覺已彰、形行

而迹已著、御覽八百三十四、

釣巨魚不使嬰兒輕豫、非不親、力不堪也、御覽八百三十四引桓範世論、案桓子新論有此、桓範蓋承用之、

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書、御覽八百三十六、

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御覽八百三十七、

胡餅之馬、被鐵踶齧、能使其成騏驥者、習之故也、御覽八百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八

繆襲

襲字熙伯東海人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主至散騎常侍轉尚書光祿勳有列女傳贊一卷集五卷

喜霽賦

嗟四時之平分兮何陰陽之不均當夏至之句萌兮或旱乾㠯歷旬既弥麥之方登兮洎注潦㠯成川愍下民之昬墊兮棄嘉穀于中田仰彼昊天兮旁魄后土育我黎苗兮降之伊祜既垂曜于辰角兮申勸之㠯九扈何災沴之無常兮曾粢盛之弗顧覽唐氏之洪流兮悵侘傺㠯長懷日黃昏而不寐兮思達曙㠯獨哀白日時其浩旭兮雲淪勃而交回雷隱隱而震其響兮雨霖霖而又隤癸

長霤之潺湲兮若龍門之未闢賴我后之明聖兮獨克躬而罪己發一言而感靈兮人靡食其何恃咨天鑒之遄速兮猶影響之未彰屯玄雲以東徂兮扇凱風以南翔鳴蒼皎其呈色兮羲和粲以揚光農夫欣以斂川田畯耕于封疆初學記二藝類八

藉田賦

詔句芒使掌麻兮敕羲仲以農期儀晨祥而舉趾兮樂田祖以幽詩嘉穀茇之千祿兮美振古之如茲初學記十四靈旗蔚以壽昊兮雄戟偈以嵯峨彎枉矢于狼弧兮建黃鉞于瓠瓜御覽三百三十九

許昌宮賦序

太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藉發趾乎千畝以帥先萬國乃命羣牧守相述職班敎順陽宣化烝黎允示訓德歌功觀事樂業是歲甘露降黃龍見海內有克捷之師方內有農穡之慶農有餘粟女有

餘布選秋來享殊俗內附穆乎有太平之風 御覽五百三十七。

嘉夢賦

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之焉如 文選沈約別范安成詩注。

青龍賦 并序

蓋青龍者火辰之精木官之瑞 藝文類聚九十六

懿矣神龍其知惟時覽皇代之云爲襲九泉以潛處當仁聖而覿儀應令月之風律照嘉祥之赫戲敷華耀之珍體耀文采以陸離曠時代以稀出觀四靈而特奇是以見之者驚駭聞之者崩馳觀夫仙龍之爲形也蓋鴻洞輪碩豐盈修長容姿溫潤蜲蜿成章繁䖟虯蟉不可度量遠而視之似朝日之陽邇而察之象列缺之光爚若鑒陽和映瑤瓊斷若望飛雲曳旗旌或蒙翠岱出或類流星或如虹蜺之垂耀或似紅蘭之芳榮煥璘彬之瑰異實皇家之休靈奉陽春而介福賚乃國以嘉禎 初學記三十。

撰上仲長統昌言表

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于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靑徐幷冀之閒與交者多異之幷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㠯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㠯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幷冀之士㠯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爲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啟召㠯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還復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㠯爲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魏志劉劭傳注案後漢書仲長統傳云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當亦表中語

奏對詔問外祖母服漢舊云何 太和六年

後漢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緦、百官素服、安帝繼和帝後、鄧太后母、即為外祖母也、但太后臨朝、安帝自藩見援立故也、又案後漢壽張恭侯樊宏、以光祿大夫薨、宏即光武之舅也、親臨喪葬、準前代宜尚書侍中以下弔祭送葬、通典八十一

奏改安世哥為享神哥

安世哥本漢時哥名、今詩哥非往詩之文、則宜變改、案周禮注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襃後又依哥省讀漢安世哥詠、亦說高張四縣神來燕享、嘉薦令儀、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謂房中為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詠燕享、無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

享神歌、宋書樂志一、又通典一百四十一、

奏文昭皇后廟樂

文昭皇后廟置四縣之樂、當銘顯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廟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宋書樂志一、通典一百四十七、

樂舞議

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宜從

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後魏書樂志、

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韶武、魏承舜

又周爲二王之統、故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及二至祀上澤、于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配天地宜宮縣、

加延年議（後魏書樂志、通典一百四十七。又續漢祭祀志中注引末七句。）

處士君號謚議

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統三正。又謚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士君宜追加謚號曰元皇。（通典七十二。）

皇后銘旌議

自殷以前，復與銘旌皆書姓男名女字，無書國者。周之復，天王稱天子，諸侯稱某甫。秦漢皇帝皇后太后復書賁銘置之柩也。舊禮書銘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為天下之號，無所復別臣子。所以稱魏故某侯某者，皆以自別耳。明太后不宜復稱魏。案左氏云：「天王崩，不言周。」（通典八十四。）

神芝贊（并序）

青龍元年五月庚辰，神芝產于長平之習陽。許昌典農中郎將蔣

充奉表吕聞、其色丹紫、其質光耀、其長尺有八寸五分、其本圍三寸有三分、上別爲三幹、分爲九枝、散爲三十六莖、圍則一寸九分、葉徑二寸七分、其幹委紱洪纖連屬、有侶珊瑚之形、其吐柯載葉、祥明鐲絜、攷圖案諜、蓋美乎所同于前代者矣、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採食之、則延年不終、與眞人同、又神農氏論芝之云、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吕生五色神芝、皆爲聖王休祥焉、自漢孝武顯宗、世號隆盛、而元封永平所紀神芝之方斯茂如也、且其枝幹條莖、本末相承、乃協于天官之數、非神明其孰能如此哉、推其類象、則蓂莢之植階庭、蔓蒲之生庖廚、覩四靈矣、乃詔御府、匱而藏之、且盡其形、遂吕名圖、爲之贊曰、

帝德允臻、廚不難致、煌煌神芝、吐葩揚榮、㬥披其圖、今握其形、永章遐紀、載之頌聲、藝文類聚九十八、御覽八百七十三、九百八十六、

祭儀

夏祀㠯蒸餅、御覽八百六十七、

夏祀調和羹芼㠯葵、秋祀調和羹芼㠯葱、春祀調和羹芼㠯韭、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六十一、九百七十七、九百七十九、

欒元

元為散騎常侍、有集五卷、

議許由

潛居默靜、隱于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㠯為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㠯此自高、非㠯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譏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當攄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攝君司、佐天理物、幹成王事、若子㠯堯為闇主、則歷代載其功、㠯民為貪亂、則比

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衆羣、卽當擬頑、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生則斡時、爲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已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于世、貴能立功、何得遜位、矯世絕跡、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于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于智、則不仕聖、若欲言于高、則鳥獸同羣、無功可紀、無事可論、藝文類聚三十六、

弔夷齊文

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餓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嗚呼哀哉、夫五德更運、天秩靡常、如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殄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

是謝春香之爲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所在誰路而子絕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誦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聖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 文苑類聚三十七御覽五百九十六

靳靖

靖黃初初爲祕書監

朝日夕月論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

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昇 齊書作潛 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 南齊書禮志上永元元年何佟之議引靳靖請議云云猶請乃靖之誤又見通典四十四

劉靖

靖、字文恭、沛國相人、揚州刺史劉馥子、黃初中爲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轉河內、遷尚書、封關內侯、出爲河南尹、以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卒、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

陳儒訓之本疏

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魏志劉馥傳、又宋書禮志一、通典五十三、誤作劉馥、

荀閎

閎字仲茂潁川潁陰人漢尚書令彧之兄子爲太子文學掾終黃門侍郎

奏事

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條疏行狀（御覽六百六引魏名臣奏）

賜謚議

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莅官理事則當宿衛中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通典一百四尚書趙咨奏云云黃門侍郎荀閎議云云一本作荀攸疑誤攸爲黃門侍郎在漢靈帝少帝時趙咨爲尚書在魏明帝時故知是荀閎也後漢亦有趙咨傳不言爲尚書）

江衞

衞、爵里未詳、

與荀仲茂牋

舉國喁喁、歎慕盈塗、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王基

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太和中、擢中書侍郎、遷安平太守、免、正始中、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補安豐太守、加討寇將軍、嘉平中、徵拜尚書、出爲荆州刺史、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正元初、進封常樂亭侯、遷鎭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甘露中、以本官行鎭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轉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又轉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景元二年卒、贈司空、諡曰景侯、有新書五卷、

上明帝疏諫盛脩宮室

臣聞古人㠯水喻民曰、水所㠯載舟、亦所㠯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㠯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㠯先王居之㠯約儉、俾不至于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㠯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馳于未盡、節力役于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㠯應敵、久之則難㠯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㠯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于曩時矣、魏志王基傳

上疏請守便宜

今與賊家 通典作與賊交利、 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于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

魏志王基傳通典一百五十八

奉詔停駐請進軍南頓議

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魏志王基傳

進據溵水復議

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

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同上）

被詔迎鄧出馳驛陳狀

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魏志王基傳注，引司馬彪戰略）

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眾飢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魏志王基傳注，引司馬彪戰略）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同上）

薦劉毅于公府

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爲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悌著于邦族、忠貞效于三魏、昔孫陽取騏驥于吳坂、秦穆拔百里于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晉書劉毅傳、

伐吳進趣之宜對

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于外、財用窮于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

之利、未可必矣、魏志王基傳、

戒司馬景王書 嘉平四年、

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魏志王基傳、

王武

武、爵里未詳、

上武略士表

幽州刺史王雄、□□氣□、長涉道藝、天性仁勇、□毅有略、約身儉己、務養吏士、能得人歡心、謂當任爲大將也、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十五、案雄王渾父、孟達亦有薦王雄表、見蘇林傳注、

王象

象字羲伯、并州人、少孤、爲人牧羊、而私讀書、楊俊贖之、文帝受禪、拜散騎侍郎、遷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領祕書監、已救楊俊不許、發病死、有集一卷、

薦楊俊

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已育物、篤實足已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繦負而至、今境守清靜、撫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魏志楊俊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陽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八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九

張就

就、戊已校尉張恭子、黄初中、代恭爲校尉、後爲金城太守、

被拘執私與父恭疏案事在建安十年閒

大人率厲敦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于黄壤也、魏志閻溫傳

張既

既、字德容、見御覽三百八十五引三輔決錄、黄初中、爲雍州刺史、又爲涼州刺史、封西鄉侯、

表冊巳與

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于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蹴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卽位，留心爲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魏志毋丘儉傳注引魏名臣奏）

荅文帝問蘇則

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剗，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凋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

項領演即歸命廷質破絕賊權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魏志賴則傳注引魏名臣奏）

孟康

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黃初中為散騎侍郎正始中出為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嘉平末從渤海太守入為中書令轉中書監封廣陵亭侯有漢書音義若干卷老子注二卷

薦崔林

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魏志崔林傳）

李恩

恩、黃初中爲郎中、

厤議

㠯太史天度與相覆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與天度日皆差異、月蝕加時、乃後天六時半、非從三度之謂定爲後天過半日也、晉書律厤志中、

程曉

曉字季明、東郡東阿人、衞尉昱之孫、黃初中、封列矦、嘉平中、爲黃門侍郎、後爲汝南太守、有集二卷、案藝文類聚四有晉程曉詩、或晉受禪後其人尚在、或別是一人也、俟攷、

請罷校事官疏

周禮云、設官分職、㠯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于是竝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㠯功、九載攷

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横于街路祁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遊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于筆端不依科詔獄成于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㠯謹慎爲粗疏㠯謥詷爲賢能其治事㠯刻暴爲公嚴㠯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㠯爲聲勢內則聚羣奸㠯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于日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

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衞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于國以禮義言之尙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 魏志程昱傳

與傅玄書

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古業垂後嗣 初學記二十一文章

女典篇

丈夫百行、婦人四教、以備為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紝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宗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于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凡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藝文類聚二十三、

畢軌

軌、字昭先、東平人、文帝時、為太子文學、出為長史、明帝即位、徵黃門郎、遷并州刺史、正始中、入為冗從僕射、遷中護軍、轉侍中尚書、司隸校尉、坐曹爽誅、

薦辛毗表

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及辛毗、宜以毗代思、御覽、

出軍表

輒出軍旨外戚比能內鎮步度根、魏志明帝紀青龍元年保塞鮮卑步度根與叛鮮卑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

何晏、

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大將軍進孫、文帝時、拜駙馬都尉、明帝時、爲冗官、齊王卽位、進散騎侍郎、遷侍中、尋爲吏部尚書、封關內侯、坐曹爽誅、有論語集解十卷、老子道德論二卷、集十一卷、

景福殿賦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淸、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望祠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廡、大雨時行、三事九司、宏儒碩生、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

命之所平、惟岷越之不靜、爰征行之未寧、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旨爲不壯不麗、不足旨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旨訓後而永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玄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殿、備皇居之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汨越、肅坻鄂之鏘鏘、飛櫩翼旨軒翥、反宇巘旨高驤、流羽毛之威蕤、垂環玭之琳琅、參旗九旒、從風飄揚、晧晧旰旰、丹彩煌煌、故其華表則鎬鎬鑠鑠、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其奧祕則蘙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纚連也、既櫛比而欑集、又宏[illegible]旨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羌瓌瑋旨

壯麗、紛彧彧其難分、此其大較也、若乃高甍崔嵬、飛宇承霓、緜蠻黮䨴、隨雲融泄、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峨峨嶪嶪、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虡之輪豳、華鍾杌其高懸、悍獸仡㠯儷陳、體洪剛之猛毅、聲訇磤其若震、爰有遐狄、鐐質輪菌、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芸若充庭、槐楓被宸、綴㠯萬年、綷㠯紫榛、或㠯嘉名取寵、或㠯美材見珍、結實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芬、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艴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于是列髹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蝹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爰有禁楄、勒分翼張、承㠯陽馬、接㠯員方、斑間賦白、疏密有章、飛柳鳥踊、雙轅是荷、赴險凌虛、獵捷相加、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烻、烈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騈從增錯、轉縣成郛、茄蔤倒植、吐被芙蕖、繚㠯藻井、

編㠯綷疏、紅葩㶿韡、丹綺離婁、菡萏赩翕、纖縟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于是蘭栭積重、窶數矩設、櫼櫨各落㠯相承、欒栱夭蟜而交結、金楹齊列、玉舄承跋、青瑣銀鋪、是爲閨闥、雙枚既脩、重桴乃飾、棍梠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之職、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開建陽則朱炎豔、啟金光則清風臻、故冬不淒寒、夏無炎爗、鈞調中適、可㠯永年、墉垣碭基、其光昭昭、周制白盛、今也惟縹、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爲、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圖象古昔、㠯當箴規、椒房之列、是準是儀、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臣、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故將廣智、必先多聞、多聞多雜、多雜眩真、不眩焉在、在乎擇人、故將立德、必先近仁、欲此禮之不愆、是㠯盡乎行道之先民、朝觀夕覽、何與書紳、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櫺檻邳張、鉤

錯矩成、楯類騰蛇、槢佀瓊英、如螭之蟠、如虯之停、玄軒交登、光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昭遠戎之來庭、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清宴、西東其宇、連㠯永寍、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攸處、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多祜、其祜伊何、宜爾子孫、克明克哲、克聰克敏、永錫難老、兆民賴止、于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僻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㠯行令、豈唯娛情、鎮㠯崇臺、實曰永始、複閣重闈、猖狂是俟、京庾之儲、無物不有、不虞之戒、于是焉取、爾乃建淩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淥水浩浩、樹㠯嘉木、植㠯芳草、悠悠玄魚、皠皠白鳥、沈浮翱翔、樂我皇道、若乃虯龍灌注、溝洫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篁棲鶤鷺、瀨戲鰋魶、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籌、雖咸池之壯觀、

夫何足㠯比讎于是碣㠯高昌崇觀表㠯建城峻廬岧嶢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階乘虛遙目九野遠覽長圖頫眺三市孰有誰無覩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感物眾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觀器械之良窳察俗化之誠偽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亦所㠯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讎天地㠯開基竝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于規景作無微而不違于水臬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田胥附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既窮巧于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㠯朱綠飾㠯碧丹點㠯銀黃爍㠯琅玕光明熠爚文彩璘班清風萃而成響

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崘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中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于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蒼龍覿于陂塘、龜書出于河源、醴泉涌于池圃、靈芝生于丘園、總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至歡、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文選、

奏請大臣侍從游幸 御覽四百五十七題作表諫齊王

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

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魏志齊王芳紀

祀五郊六宗及厲殃議

月令季春磔攘大儺、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攘之、國有大故、可祈于南郊、至于祈禳、自宜止于山川百物而已。通典五十五

明帝謚議

案外內羣寮議、宜曰明、餘所執、雖各不同、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衆、今稱明者、可謂衆也。書鈔宋改本九十四謚篇

與夏侯太初難蔣濟叔嫂無服論

夫嫂叔宜服、誠自有形、然小功章娣姒婦爲嫂叔文、則恐未是也、禮之正名、姒婦異義、今取弟于姒婦之句、以爲夫之昆弟、雖省文互體、恐未有及此者也、凡男女之相服也、非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敬、受重之報、今嫂叔同班並列、無父子之際、則非所謂尊卑也、他族之女、則非所謂骨肉也、是以古人謂之無名者、豈謂其無嫂叔之字、或無所與爲體也、夫有名者、皆禮與至尊爲體、而交與正名同接也、有其體、有其交、故以其名名之、故服之可也、苟無斯義、其服焉依、夫嫂叔之交、有男女之別、故絕其親授、禁其通問、家人之中、男女宜別、未有若嫂叔之至者也、彼無尊卑之至敬、故交接不可不疏、彼無骨肉之不殊、故交疏而無服、情亦微矣、通典九十二

韓白論

此兩將者、殆其亢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爲勝也、或曰、白起

爲秦將、攻城略地、功多不可勝數、所向無敵、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窺滄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橋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之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于不奇之閒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書鈔一百十五、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二百七十三）

白起論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于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依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

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于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切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于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謂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于劇戰也

史記白起傳集解、

冀州論

略言春秋以來、可以海內比而校也、恭謹有禮、莫賢乎趙襄、仁德忠義、莫賢乎趙盾、納諫服義、莫賢乎韓起、決危定國、莫賢乎狐偃、勇謀經國、莫賢乎魏絳、達雛爲主、莫賢乎祁奚、延譽先生、莫賢乎張老、明智識物、莫賢乎趙武、淸白爲義、莫賢乎叔向、聰明肅恭、莫

賢乎羊舌職守信不移莫賢乎荀息見利思義莫賢乎中行穆子保國扞君莫賢乎先軫書法不諱莫賢乎董狐分謗和戎莫賢乎郤克流放能顯莫賢乎甯戚拔幽進滯莫賢乎白季守義死節莫賢乎欒恭子抗言不屈莫賢乎師曠放而益顯莫賢乎狼瞫儒雅博通莫賢乎董仲舒體恭篤敬莫賢乎后蒼才兼文武千金不入私門莫賢乎竇嬰明君顯賢莫賢乎明叔證主知分莫賢乎貫高忠義正直莫賢乎鮑子都譽謗忠諫莫賢乎王宏御覽四百四十七

九州論

冀州北接燕代初學記八

清河縑繐房子好緜御覽八百十八

安平好棗中山好栗魏郡好杏河內好稻真定好梨共汲好漆藝文類聚八十六八十七御覽七百六十六九百六十九大觀本草二十二

無爲論

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成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晉書王衍傳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云云

无名論

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无譽无名者也若夫聖人名无名譽无譽謂无名為道无譽為大則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于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于有所有之中當與无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无遠而相應異類无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于近而同于遠也詳此異同而後无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于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无所

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强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无能名焉者邪夫惟无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唯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列子仲尼篇注

論語集解敘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敎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于魯論二

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已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唐石經論語、

瑞頌

若稽古帝、姚武濬哲、欽明文思、獎民生之俊德、懿前烈之極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聿迪明命、肇啟皇基、夫居高聽卑、乾

之紀也。應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衆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于華澤，鳳鳥鳴于高岡，麒麟依于圃籍，甝虎類于坰疆，鹿之麀麌，截素其色，雉之朝雊，亦白其服，交交黃鳥，信我中霤，儵儵嘉苗，吐穎田疇。藝文類聚九十八。

斫猛獸刀銘

徒搏不兵，作戒宣巨，用造斯器，螭獸是劉，制禽允良，昏明亶時，永虘厥後，蠲民之災。藝文類聚六十，又初學記二十二，引斬虎刀銘云，用造斯器，螭虎是斬，類聚避諱，改虎為猛獸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九終